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論

論孫甫薦富弼代晏殊事晏殊罷相諫官孫甫薦富弼代之仁宗怒曰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事在慶歷四年

王叔英

於乎弼有宰相之才天下知之甫薦之誠當矣為帝者如果有心於用弼宜曰吾意正在斯人卿可謂能為天

下得人矣如此君臣之間豈不為相得哉今帝乃不出此而反有怒於甫蓋其意不在於弼爾使其意果在於弼豈不欣然從之而何怒於甫耶昔堯之相舜以師錫舜之相禹以僉言未聞進用宰相為人主獨任事也且古人有言曰薦賢受上賞況薦大臣以當大任者乎如甫者宜受上賞而反怒之此帝之大失也帝之意豈不以為宰相之職乃人臣之極任其登用之恩當自己出殊不知薦之在人而用之在我其恩又曷嘗不自己出

乎傳曰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蓋獻替之職固在人臣而用捨之權常在人主果何嫌於恩不出於己也哉雖然為人君者要當以公天下為心惟在於為天下得人而已又何必欲其恩之出於己其恩之盡出於己者乃好利自私者之所為豈賢君之事哉惜乎以仁宗之賢而猶昧於此哉余懼後世有沮卻忠臣為國薦賢而藉帝之言以為口實者故特著論非之以為人

主之戒

高帝呂后論　　梁潛

或者謂高帝寛仁愛人乃獨於呂后以色衰而弛愛夫託交貧賤起身艱苦一旦富貴之餘乃疎棄之獨不念前日楚軍之間道哉高帝無乃少恩也梁子曰不然夫高帝之知人何如其明也與呂后處者幾年矣后之為人獨不知之耶彼固一婦人也而其雄猜傑黠有猛士之肝腸高帝於是乎有以知呂后之心矣夫富老人猶

憚殺曾謂國家之勲臣取而族滅之無遺噍類若置中
免然未嘗有難色后也何其忍人哉夫殺諸將非高帝
之心也后也删徹教信以反貫高反形已具高帝猶釋
之而肯果於殺韓彭耶韓彭雖夷滅而昔日感遇之際
士為知己死者英態豪氣猶在目睫間也高帝中夜思
之豈不一動心哉吕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高帝所
以薄吕后者不能形於言而痛在其中矣不然盧綰舊
日里閈恩猶不減乃謂至親而獨少恩哉夫觀人者不

於其所厚而於其所薄高帝於其所薄者如此矣豈得薄其所厚哉呂后忍於韓彭者如此矣豈得厚於劉氏哉豺狼得嗜則喋血揺尾以恣饕肖無所得則爪膚擘毳以致猛諸將已盡其禍尋及劉氏矣故殺韓彭而諸將懼族諸將而劉氏懼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間樊噲黨呂氏立命斬之用平之謀高帝至是非特為劉氏憂亦且為平勃憂也高帝目繞瞑肉猶未寒后也曾無一髮之慼即謀族殺諸將今日鴆如意明日斷戚姬

今日鴆齊王肥明日殺趙王友至於無所忌憚立他人子為帝又殺之而又立焉恐人哉后也一至此極也當是時漢已亡矣吁高帝豈不知毒流至此哉說者謂良平之教高帝往往忍小以就大晉獻之驪姬秦皇之扶蘇高帝畱之久矣然獨恨高帝之明有所未盡者焉懲其近而不懲其遠商之亡以妲已周之亡以褒姒高帝昌不懲此耶嫡妾之分亂於前而正家之約昧於後於是拳拳然屬周勃以安劉置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

勢已成乃欲以一手障之吁何益哉

劉仁軌

少府監裴舒爲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太傅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見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愚意仁軌此言未當也夫人臣之戒君或婉其辭而意有所在孔子所謂巽言之者也或峻其辭而無所隱孔子所謂法言之者也仁軌此言其法言之耶其巽言之耶夫

曰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者有似乎巽言之矣高宗嗣守天位而武后制其政柄是武后亦一天子矣李義府恣意慘酷天下之人知畏李猫而不知有朝廷是義府又一天子矣至於武三思為周公威福之柄又竊取之焉則三思又一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孰甚而仁軌此言非此意而高宗亦不此悟也然則既不為巽言曷不為直言也哉納約自牖因其明而投之仁軌此時宜進言曰以銅為鏡不若以古為鏡以古為鏡不若以

賢為鏡書云人無於水監當於人監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隋之煬帝淫刑黷武沈湎冒色忠言不用小人朋進盜賊旁午自度不免乃持鑑照曰好頭頸不知為何人持去此煬帝以銅為鑑而不以古為鑑也太宗皇帝艱難以定天下身致太平樂聞直諫好用善謀皇后順正不預外事常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人為鏡可知得失此太宗以人為鏡不以銅為鏡也陛下誠能以煬帝為戒以太宗為法則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矣且啟

廷之上豈照鏡之所奸邪之情豈懸鏡可得陛下以心為鏡勿昏以慾勿蔽以私湛然虛明可照萬事臣伏願陛下曷去彼而取此哉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影為不祥謬矣

論曹參　　王直

漢曹參代蕭何為相國而後世稱賢相予疑之古者大臣之相國也必思為國建長久之業於道所當為者夙夜盡心不敢少怠焉而況輔新造之國乎周公相成王

用文武之道治天下有不合者夜以繼日而思之及其得也又坐以待旦而行之其勤也至矣當時之臣莫有過於周公者而周公方吐哺握髮以受其言故能興道立教維持周室至八百年之久此豈茍且偷惰者所能哉蕭何佐高帝定天下聞其次律令矣他未之聞也曹參代之守何之約束日飲醇酒不事事士大夫欲有論諫亦飲以醇酒使醉不得言嗚呼其亦異乎周公之所為矣何素不知學其相高帝於夫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

也就使有所立尤當敬守而慎行之以維持於逺天下之大豈酣酗者所能治耶何之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耶而參守之自以為足後世亦從而賢之予不知何說也且田制經籍學士大夫皆靡滅於秦是教養斯民之道皆缺也易解之彖曰无所往其來復吉謂天下之難既解則當復先王之道當參之時天下已定七八年時非無賢也參雖武夫苟能親賢納善夙夜以此為務為漢家萬世計則庶幾周公之業而逺賢拒諫

沈湎於酒至酣歌興吏相呼此書所謂巫風卿士足以喪其家者而參居之不疑蓋武夫俗吏之故態非宰相所宜然也宰相百僚之表也使百僚皆慕效焉則天下當何如哉予意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苦秦虐久矣而幸漢之寛故恬然自安於下非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净不擾要亦茍且偷惰之謂耳周公之罪人也大臣之義當以周公為正

宋論八

劉定之

以寇準為樞密副使時旱蝗帝召近臣問得失準為樞密直學士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帝怒起入宮復召準問狀準請召二府大臣同對言頃鄭吉犯贓少伏誅參知政事王沔弟淮贓十萬杖復官帝切責沔而以準為可大任故有是命

當是時前代刑法慘毒之風始漸消泯然太祖命大辟諸州不得專決其輕典固恣肆自若也而頃者田錫建議謂按獄官至以鐵為枷蓋法外擊斷大率類此而朝

廷丞弼尚復任意操縱如準所對則何以廣仁恕之化擴治平之效乎計其民寃莫訴所在猶多而天意垂戒信不虛矣抑君相違缺此外豈更無可指而準不能無諱特本諸洪範傳所謂棄法律則火不炎上於罰常暘者為說乎夫洪範以為人君能建皇極則貌言視聽思得其理而雨暘燠寒風時若不能建皇極則貌言視聽思失其理而雨暘燠寒風恒若然得與得俱失與失並貌果恭而言罕有不從視果明而聽罕有不聰也休不獨

至咎不單見時雨則必無恒暘恒燠則必無時寒也特就其事言之則各以類感就其徵言之則各以類屬云爾譬諸學者之於經謂温厚本乎詩教設使學乎易書禮樂而亦温厚謂非其所得不可也醫者之於疾謂寒疾本乎陰淫設使遇於風雨晦明而亦寒疾謂非其所致不可也故禹平九年之水非但以貌恭作肅湯弭七年之旱非但以言從作乂周末之無寒歲豈惟視不明而豫秦亡之無燠年豈惟聽不聰而急乎至於聖之無

不通配乎風之無不在然屑屑焉以反風起禾為周成王所思之聖鷁飛石隕為宋襄公所思之蒙前日之不鳴條為何事之已睿今日之不應律為何理之未睿亦膠固不可為訓也但明乎經意則於五事無不當修於五徵無不當察於以趨得而去失違咎而求休苟徒泥班范牽合之説非惟昧禹箕授受之旨殆將使居建極之地者謂吾有是得也而休徵之應非其類有是失也而咎徵之應非其類因以疑天命而怠人事矣援經陳謨

之臣其可不深考乎

帝問翰林學士王安石以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唐太宗為哉帝深納之尋以為參知

政事行新法

安石為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於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為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為貸償其實無

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於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為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雇錢之奇贏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雇募而自役哉私雇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募以利其雇錢之餘即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為兵而養兵之費不以

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而待餔之兵何嘗為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令使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何嘗為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為我非用之於土木非用之於狗馬聲色非用之於仙佛欲用之於兵而復漢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羣小國欲自小

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掃異己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熙河章惇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逵試於交趾皆能略有所得而試於夏則馴至於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彼遼者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躊躕為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遣韓縝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獵者罝狐兎刺麋豕而辟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

踵其故智以用於哲徽之時互起迭進以至賢路盡壅民命僅存之秋適值遼有釁躍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遂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為神宗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羣小為之交攫互噬於天下也抑遂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為務而兵自強安石先儆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周公藉口其誣矣哉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卒於潁詔求

其所作五代史以進

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俾其修資治通鑑自為之序

棄歐陽修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

史其意以修與光但能譔述也經國實用非其所能也

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量人之薄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

於元祐之初修之不究其用君子蓋惜之然所尤惜者

修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

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濮議是也當濮議之始也韓琦輩雖與修同在政府而知經學古豈如修秉義懷直豈踰修哉修苟以濮王為不當别議尊崇琦等必不或異矣英宗雖欲顧私親何自啟口哉自此議發於政府而羣言交攻惟修之歸咎謂其昔也賛仁宗以立為後之子而今也導英宗以忘所後之父背先帝而訣嗣君薄大統而厚本生於禮經為不合於直道為不純而修遂無辭以解焉豈非修久參大政當輔相位畧萌覬覦之

心稍為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晉出帝謂所生父敬儒為皇伯柴世宗謂所生父守禮為元舅皆反覆辨詰二主之非欲以表證其前日濮議之為是然近於欲蓋而彌彰矣修之學繼唐韓愈而與之並皆宗經而修論述尤多愈惟論語數章皆纂史而修筆削尤嚴愈惟順宗一録皆衛聖道於湮微塞絶之餘皆闢異端於羣趨衆附之際始焉學者莫能抑揚之也

至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修以濮議為鉅壁之纖瑕良榦之寸朽焉不然其全美豈可及哉幾微功名富貴之念一動而用以之不究美以之不全是以君子無慕乎其外者懼累乎其内無冀乎其未得者懼喪乎其所已能也若乃光則免乎此矣所以然者光之學以誠為主自不妄語入故也

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為翰林學士蘇軾所嫉頤門人賈易朱光庭攻軾軾所厚孔文仲頋

臨詆頤章疏交進頤以是罷久之軾亦罷是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洛黨頤為首蜀黨軾為首朔

黨劉摯梁燾王巖叟為首其輔之者甚多

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惡之者非賢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為二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塗李優牛劣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為二黨㷀豐作新法王安石為魁元祐揺擊新法司馬光為魁光之黨賢而

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殁而其同黨又自分為三朔黨洛黨蜀黨徐考其故朔之所以得黨名者劉摯等所居之地相同而交游親密所守之職相近而議論協洽自為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若乃洛黨之以頤為首者頤進講則欲坐見哲宗戲折柳枝則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賀罷而往弔則拘於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嫉於人以致為其所攻擊而頤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為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蜀黨之以軾為首則異於是

軾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凡弟同為美官三也於古人所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矣謂宜謙抑以避人之尊已廣大以容人之異已猶恐不及也而見頤為學者所宗忿然嫉之豈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頤而惟已之尊不異已而惟頤之異乎夫聖人之道大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若軾是也冉閔顏淵善言德行若頤是也譬之入山而採玉入海而探珠各有所得俱足為寶可相羨而不可相嫉也嫉心生於中而排斥之跡形於外

甚至上疏云臣深嫉程頤之奸不假以辭色此何為者哉然則軾有心於立黨而自為之首以合羣助而攻擊人也譬於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鄰之兵也其不避有在矣夫不賢者之不容賢者固其所也賢者自不相容則猶兄與弟相鬩而為必破之家心與肺相尅而為必死之疾矣若軾與頤孰不皆以為賢而不容頤者軾也使能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則豈不可以居宰物之地哉

康王構即帝位於應天府

康王前嘗為質於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刼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卻還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為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於宇内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絶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強宗為霸主糾合諸侯為周輿衛至於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祀姬姓之祖禰秦

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固其存者也漢懲呉濞楚戊之強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於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盜漢而光武兄弟呼于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於反掌靈獻之末表琮馬瑋猶能倔強荆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温篡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沉於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阬於龍

興寺金人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殺於完顔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於萬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為其子孫計可以無疑於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絶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

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歷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熈豐崇宣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絶民之心即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朱熹卒

熹之學後世論者謂爲集諸儒之大成夫小成者有所缺而不全有所偏而不中集之而後爲大成也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若周之精程之正固非有待於熹而後

能全其所或缺中其所或偏至於康節之高明而稍未即乎實横渠之弘毅而猶未至乎熟乃若待乎熹有以實其所未實熟其所未熟者然亦不可謂彼缺而此全彼偏而此中由是言之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未嘗集其大成至於生乎其時之諸儒則能集其大成何也熹之時諸儒為言人人不同言度數者蔡元定父子之於地理樂律有指歸矣熹與之上下其論而貽合焉言述作者周必大諸人卓乎以所長著稱也熹作徒與之講

評賡酬可相伯仲而文考昌黎之異賦明靈均之衷詩開陶韋之門使來者不迷其塗焉於施諸用者辭受進退不屈其節告君必以格致誠正而不小其道臨民斡方鋤奸救患之不遺其力視當時涮學之志事功者陳同父輩反過之也於求諸史者未嘗若呂祖謙之專而綱目繼春秋功過呂矣呂與張敬夫輔翼熹以共究遺經不幸短世而熹歲寒松栢為斯道之梁棟又過張矣惟陸象山兄弟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長以為己

有予嘗考之熹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詳熹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為己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邉爾又與呂祖謙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祭子壽文云凡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又曰惟凡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然則所謂熹集諸儒

之大成者度數也述作也事功也史也經也道問學也尊德性也其塗如此也蔡也周也陳也呂也張也陸也諸儒之趨於其塗如此也而熹據其會以要之殊塗而同歸於己焉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此之謂也或曰陸之於朱論者謂猶氷不可與炭同器若子之云則猶塤鳴篪應可以奏於宮懸之間而備韶濩之一音乎曰然曾皙之狂子路之勇原憲之狷公西赤之容端木賜之辨皆見集於孔子而不見黜者也朱之與陸以其所言

而觀之曷嘗終見黜哉謂其終見黜者未嘗考其所言也亦已甚矣

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宋時諸帝之不廢講學蓋漢唐所未能及者故其時悖德虐政不若漢唐叔季之尤甚漢唐有篡弑之臣而宋無之有賊民崛起幾危社稷如張角黄巢者而宋無之皆由於上之人未嘗悖虐尤甚以激之也講學之效豈可誣哉所謂未嘗悖虐尤甚者若真宗之天書雖不以

諫而中止然其後天書以殉於梓宮英宗追崇所生諍者盈廷則爲之屈意中止矣神哲以來改更法度正人邪黨迭爲勝負亦紛然也然有竄逐而無刀鋸南渡以後和議作而語忤俊者被排斥僞學禁而師闗洛者入罪籍然斥之而㐲奮罪之而愈勵者亦由其無死禍以加諸人而人之改行易節者終少也其未嘗悖虐尤甚於此可見豈非講學而有見於前代覆車之轍乎通鑑綱目者人主有志於講學則不可以不之觀而前代覆

車之轍無不於此乎在也或者謂通鑑綱目雖歴涉司馬温公朱文公兩大賢之筆削而成然賢而已爾非出於聖也史而已爾難侔於經也人主亦留心於聖人所作之經而足矣於賢人所述之史末之及焉以未有害也是不然尚書者紀傳史之出聖筆者也春秋者編年史之出聖筆者也温公取尚書以後之紀傳史約之以為編年通鑑而文公倣春秋大書以為之綱三傳分注以為之目是則通鑑綱目者尚書春秋之子孫而尚書

春秋者通鑑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孫一氣之相傳聖經賢史一理之相續孰云其末之及焉似未有害也哉為此說者是猶告人以千萬里遠之覆轍而不告人以一二里近之覆轍也其顛踣不愈速乎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玄黄昭我周王是言人心悦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煽亂不已雖

化訓三紀之久而闕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簞於弔伐之日者不幾於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皐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簞而來迎者非商之臣

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犂老也其後不服
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暱之罪人也所崇
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
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
姦宄於商邑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
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
謂武王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
為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噍類無遺哉不過

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絶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蹠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糜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衆故寛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

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於畢命曰毖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禄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旣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

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為詳辨之

明文衡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張和

明文衡卷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說

天說上

劉基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為善者不必福為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

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為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為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為之也是故朝菌得溼而生晞暘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

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於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為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淫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為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為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為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蛲蛔生於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於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

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邪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為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禄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禄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

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脩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灾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驚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為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吁呼嘘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為暴風鬱而為虹

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拗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痎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為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

才為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
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汩聖人為之也曰然則人勝
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
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
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
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
暴虐湯武文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
其方以傳於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

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為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於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上

有夫耕於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

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鑒于民有隱匿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郤之又不敢專而聽於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賛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邪則

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遜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朘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逭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

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礟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邪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為而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氣也者無所不能

為也忽而形倏而聲為雷為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為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於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為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邪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久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鑽燧說

宋濂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樜二尺中析之一剜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剛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寘空內以細綯纒其腰別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綯急旋轉之二樜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烟翁勃以虛掌覆空鬱之則火燄燄生矣宋子嘆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猿說

武平産猿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於林飲子灑已氣絶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斃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其死況人也邪

雜說二首　　王禕

蜈蚣與雞不相類也而其讐最甚雞見蜈蚣必殄而噬

之人被蜈蚣螫者塗以雞涎痛隨瘉然雞死蜈蚣輒入其腹嚙之不置蚊與鼈不同羣也而其怨尤深鼈被蚊嘬無不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鼈甲骨爇之蚊聞其臭卒皆避去即不避無能生存者夫蠢蠢之物有知而無識者也蜈蚣見殄於雞雞雖死矣必復其讐於旣死鼈見斃於蚊蚊固生也猶報其怨使不能生物性之烈有如此嗚呼人有識矣操害人之心而不顧人之讐怨於已亦何其不善自恕也哉

蝟之為物毛善剌人能跳入虎耳虎或噬之蝟皮頑不能死則穴虎腹以出而其性惡鵲見鵲便自仰腹受啄烏賊之為物無有皮介每暴於水上狀若已死人取之易甚而其性好烏烏有下啄則卷而食之嗚呼蝟與烏賊其形相萬也其好惡不相侔也蝟獰然而可畏烏賊塊然而可狎獰然可畏者宜能害鵲而反受害於鵲塊然可狎者宜不可害烏而卒致害於烏此其理誠有不可解者然則人固有獰然而惡人者其可畏塊然而好

人者其可狎邪

染說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為色取蚤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涚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

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其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

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為文

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濵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

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黄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緑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為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為文未嘗不擊

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聞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默齋說

天下之道有小者近者費者而又有大者遠者隱者其小者近者費者我可以言傳也人亦可以言求也其大

者遠者隱者不可以言求諸我也猶不可以言傳諸人也言不可得而傳也故夫子罕言命不可以言而求之也故子貢得聞夫子之文章而不得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言傳不可也豈不可心授乎夫言求不可也豈不可心領乎焉有心授心領而不黙焉而契若針之於石者乎此非茍黙而已矣誠以為道至微妙非言語所能形容也茍闡道而事乎言語之末非惟不足以盡之且將開是非之端而好奇立異者不勝夫紛紜也孰若

默示以行而使之默悟之為愈哉是故善學者欲求父子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親欲求君臣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義欲求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而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未得則默而思也既得則默而行也扣之而不答也難之而不辨也詰之而不告也咻之而不顧也吾方深思力行之不暇而暇答暇辨暇告暇顧乎哉如是則其於道也察之精矣見之審矣得之深矣執之固矣昌言不得而排之

高談不得而動之新説不得而惑之飛語不得而沮之

夫安往而不默乎故其默也豈三緘其口哉默契於無

言之域也非欲不默其能不默乎彼囂囂者皆於道無

得者也不惟無得亦未嘗見焉卒然而問而莫知夫問

之為是為非泛然而應而莫知其應之為非為是而遽

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非未脱口而左右前後之毀

譽已盈耳則又譁然而與之爭雖欲默其能默乎而况

為學之務先治其心心之在人也未應接欲靜將應接

欲明既接應欲一而主默焉默則無慮默則無欲默則
無為無為則一無欲則明無慮則靜靜則足以制動明
則足以燭奥一則足以御煩默也者心法也故善學者
務之遊於夫子之門三千人而秀出其間者獨顔回從
事心齋而終日默如愚而夫子亦獨稱之曰好學甚矣
默之難也是故顔回慎默也慎默而後恭默恭默而後
淵默雖堯舜之治天下亦豈外淵默哉都俞吁咈是不
得已而然也要其極致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蓋其精神心術常與造物游於無聲無臭之表其默其
天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必若後世之
君臣日夜勞於論議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中國自治
四裔自服也至哉默乎為學之先務為治之要道乎禮
部侍郎括蒼吴君景玄嘗以默名其齋而徵說於余謂
景玄昔處山林而事學也既以顔回之所以治心者治
心今處朝廷而事上也當以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治
天下則其為是齋也非徒與共學者默契於無言之域

而已因爲著余之所聞者以爲說且將觀厥成焉

鼠說　　胡儼

胡子夜臥有鼠嚙于案其聲磔磔然胡子懼鼠之傷其書也乃暗投一杖杖不能中鼠鼠暫止而復作遂命童子起而逐之鼠稍竄去及童子就枕鼠復嚙不已時貍奴乳别室胡子度鼠之不能去也於是命童子取貍奴置臥内由是向之磔磔者寂不聞矣噫人非不靈於鼠制鼠不能於人而能於貍奴貍奴非靈於人鼠畏貍奴

而不畏人然則彼各有職也君子居其職者亦盡其職

而已矣作鼠說

泣麟圖說

聖人之情性備中和之極發之宜無不中節竊怪顔淵死夫子哭之過哀而不自知謂其親之之至也則天倫之親莫如父子未聞其哭鯉如此之過也蓋道在天地而任之在聖人仲尼後文武周公五百有餘歲而生又不得位以行其道思欲明其道傳之以詔後世而高第

弟子未達一間者又先我而死如之何其弗慟也其曰天喪予天喪予非以傷回也傷其道之無傳也厥後魯人西狩而至仁之靈物忽踣於叔孫氏之車焉方是時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亂臣賊子接迹當世彼是物者胡為乎來哉若以其為吾夫子而出以斃於鉏商之手不猶吾夫子之幾不免於匡宋乎是尤可悲也舉世無識之者獨吾夫子識之反袂拭面泣涕霑襟哀其出不逢時所以嘆吾道之窮耳於是乎假魯史以修經撥亂

世反之正以明百王之大法而絶筆於獲麟之一語左氏所謂因所感而起故所以為終者是矣而後世之論咸謂麟出為聖經之應比之馬出河龜出洛而圖書顯簫韶奏而鳳凰儀是葢欲以神道設敎爾若果以為瑞應則當去網罟絶陷穽從容在囿游泳在郊使吾夫子見之將欣欣然有喜色又何以泣為由是觀之則知吾夫子之泣麟葢與慟顔淵同一哀痛之機也是皆發乎性情之正而豈有過哉會稽管君雍仲為兖州府推官

嘗得是圖於閭里好事者以示余因為著其説

物形説

李賢

萬物之形不出方圓二者然草木鳥獸之類由天生者其形圓惟器用室宇之類由人為者方圓兼之大抵出於自然者未有不圓而方者反是蓋圓之出於自然者以有理為之主也理即太極假使有形無不圓者故周子為圖以示人亦必圓其形焉或謂天圓而地方地豈不出於自然乎曰以地為方者據其平言之也殊不知

天包乎地地如卵黃蓋亦未嘗不隨天而圓其形焉且紙牕之隙初無圓者日來射之其影必圓蓋亦隨日之形耳水波之靜雖曰平焉以物投之其紋必圓蓋天一生水水亦隨天之形耳以類而推之莫不皆然於以見造化之知矣

明文衡卷十二

明文衡卷十三

明 程敏政 編

解 附釋

儒解 王禕

有用之謂儒世之論者顧皆謂儒為無用何也曰非論者之過也彼所謂無用誠無用者也而吾所謂有用者則非彼之所謂無用矣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

嘗用於天下矣孔子雖不得其位而其道即周公之道天下之所用也其為道也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內外無二致也自本諸身以至於徵諸庶民建諸三王本末皆一貫也小之則云為於日用事物之間大之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斯道也周公孔子之所為儒者也周公孔子遠矣其遺言固載於六經凡帝王經世之畧聖賢傳心之要粲然具在後世儒者之所取法也不法周公孔子不足謂為儒儒而法周公孔子矣其

不可謂爲有用乎噫斯吾之所謂儒也其果世之所謂無用者乎且世之所謂無用者我知之矣逢掖其衣高視而濶步其爲業也佔畢訓詁而已耳綴緝辭章而已耳問之天下國家之務則曰我儒者非所習也使之涉事而遇變則曰我儒者非所能也嗟乎儒者之道其果盡於訓詁辭章而已乎此其爲儒也其爲世所詆訾而蒙迂闊之譏也固宜謂之爲無用固誠無用矣而又何怪焉姑孰潘君章甫儒之有用者也自爲右史即以嘉

言讜論上簡主知歷僉湖廣凘東憲所至赫赫有政譽用是入中書為叅議遂拜江西按察使夫陪鈞軸總憲度國家之任莫重焉而君則迭任之此其為有用夫人之所知也抑余之所知固有大於是者周公孔子之道吾將望之儒者之效庶幾賴以暴白於天下寧如今日所見而已乎雖然有用之用難矣而無用之用亦不易也若余者葢業於無用之用流於迂濶不能以自返者也君盍有以敎我乎哉余嘗執筆繼君後知之也深故

於其行解儒以為贈

豢龍解　　　　朱右

龍非可豢也可豢非龍也夫龍淵潛而天飛能小大致雲雷澤下土神變莫測豢養何加焉豢養得加之則非龍矣番舟入貢由南海入廣有物蜿蜒長七尺魚身牛首繭角鱗甲爪牙鬚鬣具如龍舟人以木穿窊其中置海水以豢養之將獻京師且曰初為漁網得之若黿鼉魚鼈然吾固知其為非龍也天下大獸五鱗之長為龍

而龍有神不神不足以長物也龕之長為人而人有聖不聖不足以長人也或以人為人非也聖斯全人矣以龍為龍非也神斯全龍矣人將不以聲利惑則龍不可以豢養得故曰人無慾猶龍然作豢龍解

中星解　　　　貝瓊

中星見於作歴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四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鄭氏本於孔注互見之説諸家無以易之蓋南言朱鳥

則知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北為玄武矣東言大火則知南為鶉火西為大梁北為玄枵矣西言虛北言昴則知南為星東為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亭所論豈特以互見為文哉天道至幽至遠而聖人察之至精至密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而星鳥適見於昏中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轉而西蒼龍轉而南而大火適見於昏中不可以象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則玄武七宿之虛宿冬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昴

宿故於此獨舉一宿焉大抵天以星為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暗早晚惟中者則載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十八宿而此獨非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斗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堯典所載豈非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作訛成易之事析因夷隩之宜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如此然堯時冬至日在虚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於中星

知之苟以為互見其法無乃甚踈邪吁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而學者不之詳也故表而著之

釋統上　　方希古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强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簒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為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為正統邪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

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獨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為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為而立邪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莽固有天下矣何必加以是名

也苟欲假此以寓襃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去亂存正扶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弑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强無所為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為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為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

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内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為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揚雄俱為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為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為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

求仲由為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為大臣未見其為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為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若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

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為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為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為正矣偏安而僭尊號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下

正統之説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説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脩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為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奸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為萬世法也

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偽則小人將馳騖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而暴者徒暴以正為正又以非正為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為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為正統不

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為正奚若以變為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若此者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矣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

子孫雖甚愚不肖茍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正統尊

辨

禄命辨

宋濂

三命之説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黄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皇帝探五行之精占斗罡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

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説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説原司馬遷史記孤虚之術葢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吕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虚中咸精其書虚中之後唯徐

子平尤造其閫奥也曰十一曜之説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孛羅睺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歷䬾該曹士蔿皆業之士蔿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歷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歷

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歷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胄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泠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

睽計都亦梵書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於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

之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
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
不能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為體體則為經有定
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為用用則為緯恒絡繹乎其間或
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
則吉歷某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
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
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

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水行度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為木之餘計為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尅故無亦非通論也况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説哉十一曜之説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

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静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晳而瘠也至於豐肉而痺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

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短長而貴富賤貧夀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脩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所當為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身脩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顔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夀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窳偷生而不嗜學至老

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絶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斝玉瓚禳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

禄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禄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予一切屏絶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孔子生卒歲月辨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

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

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為調停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已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

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如瀌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爲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儌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歴

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記多不可考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

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為十二年以年表為是則世家為非以世家為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且爾而况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

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秦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

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予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説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

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
近代王應麟博極羣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
考矣子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
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
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辨則辨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
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罄徂徠
之松以為煤盡剡溪之藤以為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
當為受春秋者詳焉

犧尊辨

胡翰

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彞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為犧又音犧為摩娑之娑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其說亦非也葢犧尊為牛形象尊為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彞尊皆刻木為鳥獸鑿頂

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沓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茍以為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葢二尊皆以銅為之其取義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為犧形象尊為象形則犧當讀為義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為器之一也觀於閟宫之詩朱子不取毛

氏沙飾之義而今猶取鄭氏摩挲之音豈非過乎況杳之言足以證肅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阮逸胡瑗取其器有脰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未能必其主名及黄長睿見之始定為著尊以為尊皆有脰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者是也後有若長者安知不以余言為然乎余故具著於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世雖學者不得而盡考焉則夫斯禮之失也久矣

明文衡卷十三